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03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遠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部校正

後集

官門

漢官

漢世公有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為上公丞相大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為比公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太常至少府皆秩正卿執金吾太子太傅將作少府詹事大長秋水衡都尉京兆馮翊扶風為陪卿大夫有三等二千石為上大夫千石為中大夫六百石為下大夫大夫之下復有士劉劭爵制曰自一爵以上至不更為四等皆士也而本表比六百石有博士之官意者爵自公士至不更官自比六百石以下至百石皆士秩也丞相與御史大夫秩俱萬石將軍或秩四府或秩五府光祿勳秩中卿光祿勳王龔以executive屬內卿秩書內

朝稱朝者博士稱禮官司隸刺史稱奉使丞相掾史稱空士太守稱那將又稱明府此漢官稱謂之大略也漢之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則分剌守相守相則察守長然有事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有議論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郎諫大夫等雜議大率紀綱皆有條緒今自三公言之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有差等不一故武帝罷太尉而置太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而遂正三公之名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位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乃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差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耳故事御史大夫秦事會歿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乃不禮於丞相至是御史之權始不下於丞相惟匡衡能加禮丞相稍抑御史而不使之抗尊成帝能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政而丞相具位行文書大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其權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異日之禍其來遠矣今自丞相而言之漢初選用人才素出丞相高祖詔郡國舉賢良必建詣相國府對策仰希旨意之初衛綰奏罷賢良治申韓蘇張者實奏田蚡推轂補綰王臧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武帝陰欲殺其權遂增重加官之制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嚴助侍中則薦朱買臣嚴青侍中則薦主父偃汲黯侍中則薦司馬相如而宰相之權盡矣故公孫洪雖開東閣而不聞薦士李蔡以後客館丘墟矣不獨此也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左丞相平而不及趙堯文帝錢穀斷獄之問不過右丞相勃左丞相平而不及張蒼是御史大夫邑名三公侍副丞相而已九章之律定於蕭相國收孥之令文帝亦與平勃等論議而後除是法令之更定必歸之造命之地羣有司不與焉景帝寵任鼂錯多所變更內史更法定令而刻卿未免出位之思御史謀削七國而已無復副二丞相之實漢制之壞開端於此迨武帝抑又甚焉自九卿任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九卿之更遷用事事不關決於宰相也而列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次

史六百石以上謁於尚書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建水衡之官以侯大農之職置中都三十六獄以綦廷尉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事不關於石奏御史言事日所而事多決於張湯甚者趙禹以中大夫更定律令視遣命之地何有焉其後游宴後庭始令中書官章奏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其後始不可言矣今以御史大夫言之漢承秦制以御史副丞相每人主有大事欲與大臣議則曰下御史文帝欲議肉刑則曰制詔臣有奏請天子當下與大臣議則曰下御史而兩府同鑰高祖封陳平曲逆户口則詔御史而竟行如制書班下諸王國則御史以其制書請於丞相同書而行此之謂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也如制書班下諸郡則御史大夫與中丞同書而不經丞相此之謂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是也以御史乃丞相之副而中丞又御史大夫之副諸侯王尊於郡守故丞相主行其尊而御史大夫主行其卑耳自武帝以來凡事多務率意乃奏仗御史大夫而使之自行張湯為御史大夫議造白金皮幣等丞相李蔡之徒惟取充位皆不與行

兒寬為御史大夫與上議行封禪九卿更進用事初不關決於石慶其後東漢輔相攬去政事沛國臺閣益削武帝始更始置三輔以分太常之權用宦官寺為中書謁者而不屬少府自改為三輔而太常之權猶微而主爵之職遂廢至昭帝時遂有三輔太常舉賢良三輔太常繇因徒之言則太常之職輕矣叢時少府有尚書主文書章奏今置中書而以宦寺掌之是章奏皆不由於殿堂也是以其後恭顯得以肆志於其間廷尉本掌獄也而中都官獄又有二十六所以史放之觀夫繫居室復繫都司空皆獄也詔書王商詰若盧詔獄張湯治他囚導官皆若盧導官皆獄也與客有別火獄水衡有上林詔獄中尉有寺互都船獄至若北軍尉則主上書者獄他如鑿室暴室皆獄也辛慶忌救劉輔從徙供工則供工亦有獄也終侯囚於請室則請室亦皆獄也是非紛紛而秦亂乎然九卿之名沿後漢安紀注以奉常光祿衛尉太僕鴻臚廷

尉少府宗正司農為九卿而西漢志所謂奉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
鴻臚宗正司農少府執金吾水衡都尉主爵都尉左內史右內史皆既
九卿張馮子宏為太常而傳云官至太常列於九卿張安世子延壽為
太僕而傳云歷位九卿張湯為廷尉而傳云又列九卿收按天下名士
大夫陳咸為少府而杜鄴傳云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汲黯為主爵都
尉而傳云列為九卿鄭當時為右內史而傳云至九卿為右內史此almost
常至右內史為九卿之可考者也今自將軍之官言之漢初於左右前
後將軍皆不常置或有事將兵則置之尋亦罷去至武帝外事四夷則
無日不置掌故將軍之號自春秋時已有故公羊傳稱楚子重為將軍
左氏傳稱魏獻子為將軍漢因其號所置不一然惟大將軍最貴次驃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左右前後將軍文帝自代即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而車騎衛將軍始有定職武帝就軍
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而大將軍始有常職其後擬用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始有驃騎左右將軍之職用楚元國為後將軍韓
增為前將軍皆始有前後將軍之職其他如師出匈奴則浮沮屯河淩
折連諫類之號師出西粵則有伏波樓船戈船下瀨橫海之號擊滇東
則謂之度遼擊西羌則謂之破羌曰威羌曰護羌曰犁軍曰材官曰代
郡曰雁門曰二師曰強弩曰六人皆其號也武帝之時又增八校曰中
壘曰虎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凡有八校而
刑法志乃曰內增打校蓋朝廷不常置也其後以特進領城門兵得舉
吏如五府武帝雖初大署一時分更其弊乃至此哉

漢官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脩首聽命而莫
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
高又文猶未離乎舊職則何其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
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浦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
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故其點陟進退雖未必皆當其賢否而用舍
之權一出於我固亦始有資格次第然朱博傳云刺史吾部九歲舉為

守相守相高第遷為中二千石二千石遷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仕職則為宰相雖然此特常典耳其有異材顯効為昔君之所識擢復不拘此制漢世尊右卑左故號賤秩為左遷而進吾高位者則云以為右職周昌自御史大夫為趙相高帝謂曰吾循知其左遷而除平為右丞相請以位遷周勃文帝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二此即尊右卑左之實也然至於大臣之不職者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不妄至於左遷他官以辱之也孔光免丞相冉陸侯父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左遷為他官被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與其僚佐比有所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漢制遷吏三歲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始有終更之限也白侯嬰自高祖特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物推為黃門郎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治數有為則史亦年如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治行常為天下最此其在外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治數有為則史亦謂文帝時吏若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足以見漢之待吏不輕為易置也苟一千石治行課最則持璽書褒寵增秩賜金亦未易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惟太守察其廉汙而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亦安有貪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惟長安浩穰最為難治而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三二年近有數月一歲輒毀傷其失以罪漏罷張敞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吏之循良而姦貪省冗輦亦豈容久病民哉漢出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限也劉向以二十為一卽陳咸以十八為卽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欵官之其矢不幾於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丞相趙充國以七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丞相朱邑為大司農年七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廢者皆可以十餘為後將軍貢禹以八十為光祿大夫龔勝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舉孝廉是二者得於古人之意也漢無引年之制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綬乞

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此其常典然有以故祿歸老于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是也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有聽其罷歸而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有不待告謝令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若是者又皆一時之特恩所以全其終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其禮蓋古諸侯之朝聘也後漢和紀注曰奉朝請無員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梭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是上大夫之致仕者亦當朝請也唯病免者乃得曠廢王陵吳王濞之類是也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以事其加優異者不過以列侯奉朝請留京師蓋取馮參政事也凡百官遇視朝無不朝者至蘇武之復為典屬國蕭望之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為太師皆止朝朔望蓋時君特以優之非常典也漢世百官洗沐之制史氏不著其詳石建為郎中令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按此則知五日一暇者乃漢世官吏之通法薛宣傳云日至休吏東方朔傳云伏日當早歸意漢世百官休告之期如此者尚衆也惜其無可考耳古者名吏休暇因告漢律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亦有子告者任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也至成帝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和帝世亦賜皆絕此孟康說也汲黯病免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踰至谷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馮野王之守琅邪也病滿三月賜告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竟免野王即此事也

漢官無內外輕重之別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遣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能辭則又豈不以為重是以嚴助厭承明而出補為

會稽守非以內為輕而外為重也其均佚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而內為重也其變君之心則然也故勛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哉然汲黯沮於洪湯而不得久君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闕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而人臣之願位有內外決擇之心其亦由君見之不明也哉

漢官無文武之分

高祖當征戰日不暇給之際過魯而祠孔子至沛而作樂歌之後此其中持文武之權衡輕重相準以貽後世並用長久之術其意微矣議者徒見高帝不喜儒生而思猛士謂其尚武而不尚文抑不知文武一道其相須以為用高祖固未嘗二其折思也當勇力爭奮之時而董公仗義之言而不以為迂及按劍擊柱之頃而叔孫通禮儀之制亦以為當後詩書於馬上而聽魯侯韜畧之謀寓歌詩於大風而善陸賈新語之

爽此其機已發於過魯至沛之日矣至於文帝之好元默若尚文者而講武習射不廢於平時武帝之喜征伐若尚武者而制禮興章焜燿於高代言其取士則以孝廉賢良選於內郡以兵法勇猛選於邊郡而文武莫不並用而無遺言其用人則以武幷期門轉為諫大夫以諫大夫復選為執金吾而文武之材莫不更迭而不偏也漢置大夫專掌議論句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丙府大臣而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伸其己見而不嫌於卑抗尊也故罷郡國廟則有議韋元成賞邊功有議陳王傳入谷免罪有議蕭望之賈誼為博士詔令下諸若先生未能言誼對為之對未嘗以父鄉之言而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未嘗以將相之言而格應之奏也匈奴傳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也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奸不託公以行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

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也雖然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正諫議之不謹者也雖然

高帝之子二年立諸侯王則有議呂后之二年定列侯位次則有議其時他官猶未預也文帝至邸丞相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議是時博士猶未預也吳公薦賈誼為博士每詔令議下盡為之對而後元之詔曰令吏二千石博士議至是博士始預議也及武帝時尋朔方之議朱買臣以中大夫預挾弓弩之議吾丘壽王以光祿大夫侍中議武帝之時集議雖廣而意則欲以宿衛謀外庭也

漢官諫員史館經筵

自漢以下異於古者三諫員也經筵也史館也古者諫官無常員工執藝事以諫瞽誦詩士傳言至武帝元狩五年始置諫大夫後更名光祿大夫自此諫官有常員矣古者左右前後皆通明經術之士如伊尹作伊訓周公陳王業援引古義以訓導人主至漢武猶有古意縱兒寬受四書又從歐陽生問尚書是也自成帝置金華殿講業而鄭寬中張禹得以入講經於殿中非講業之官不得執經以訓人主自此經筵有官所講業有常人矣古者左史書動秦漢以來御史主柱下方書則親近人主而去堂陛不遠凡郡國上計先達御史後至丞相是以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書以作史記而武帝不美之迹彰而不隱所以公道修明史皆實錄延及於唐宰相始監修國史夫直筆之職為上有重臣安望其肆意極言哉以史攷史攷之漢石渠東觀之士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而可為優者施譬也經學精熟遣奉使以問諸儒得其義者梁立賀也劉向初受谷梁兼能論五經歐陽生以尚書從兒寬此四子者講論於石渠之人也李尤字伯仁當和帝朝以文章經貴遠薦其有相如揚雄之風因受詔而作賦黃香強學經典能文章京師有天下無雙之號如劉珍之與馬融校定五經諸傳記百家藝術高彪由孝廉試經第一數奏賦頌奇文此五子者雖校於東觀之人也晉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即遂減機雲之價唐李邕欲益文選注自以為讀書未廣頗為祕書未幾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夫以太中李邕一

詣祕閣讀平生未見之書亦足以慰胷中所期矣則館閣者國家右文之地所以待非常之人人莫不願得之亦以榮也是以漢開石渠而劉向幸元成施麟周堪之輩出天祿開則易惟之徒聞蘭臺築而班固傳教於是乎建東觀設而黃香盧植蔡邕馬融於是乎登白虎開而賈逵丁鴻由是而升漢之人才出於祕省臺閣者也漢唐數子皆表表著見於青史者然又漢有金馬之選唐有蓬萊之遊特出武帝太宗一時之遇臣下若又不在於祕省臺閣之數焉

漢加官　郎中　尉　吏祿

漢加官之制何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全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皆本於秦制然張辟強於惠帝時為侍中賈山至言亦曰舉令方正之士使為常侍諸吏則加官在漢初不廢也至武帝始重加官之權加侍中者如吾丘壽王為侍中即孔安國為侍中以儒者掌御璽之類加諸曹者如辛慶忌為左曹中郎將之類加諸吏者如楊惲為諸吏光祿勳之類加散騎者如張安世為散騎諫大夫之類加給事中者如終軍為謁者給事中之類獨二府不得兼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為分霍氏權非定制也或以奉車駙馬為加官非也荀氏漢紀杜佑通典並不列於加官即凡可放也漢即官之制何也光祿勳有議郎中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故省中即曰中郎散即曰外郎郎缺點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羽林以六郡良家補武帝以便從獵還宿殿陛巖下故曰巖郎期門為虎賁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袁盎劉向是也有以貲為郎者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上書獻策為郎者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馮唐是也有以戲車

為郎者衛綰是也有以吝五為郎者吾丘壽王是也有以從軍善射為郎者李廣鄭吉是也有以習騎射為郎者李廣蘇建是也有以富訾為郎者孟多出兩金也天所謂貲者何云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選郎吏千石子弟選即吏又以富訾者孟多出兩金也天所謂貲者何

也【索】爵二十等自公士一級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凡五等則比大夫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比古坊內之子男列侯此古列國之諸侯【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三十有赦則賜民爵一級有罪則許以爵贖公大夫以上者得與公乘以上者無得冠劉氏冠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以奚論爰侯嬰傳破之則爵之選轉次第有不可紊也然後又有武功爵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士五曰官首六曰秉鐸七曰千夫千夫以上得免繇役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政庶長十一曰軍衛【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免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網羅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若夫封侯之爵則有二等曰王曰侯皇子initially封者謂之徹侯【索】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功臣侯者如曹參以平陽侯王陵以安國侯陳平以曲逆侯周勃以絳侯公孫洪封平津侯是也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平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或以地名如蘇建為平陵侯以抗為宜春侯是也或以意名如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平陸是也有以伺奸降者封為【索】孝文世乃有司高襄城之封孝景世初開封賞之科而徐盧等畢侯矣又有侍伺侯鄧禹傳載禹孫康以侍伺侯為越騎漢官儀注云其非朝侯侍伺而以下二小國或以肺腑親隨時見會謂之徼諸侯東萊又有謂之四姓小侯者其食邑二千級之爵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餘十分之一大

無長以下如史職耳每月一歲更輸錢二百貲租傳所謂卒乏之君則二十萬是也有累資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獎喻是也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顏師古紀丞相平言列侯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列侯有餐錢有奉邑高后紀丞相平言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是也其吏秩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所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

漢祿多而錢少貢禹拜諫大夫之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蓋覽饒以太中大夫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以為祿厚加之節膳有賜士大夫是以養廉而無冒恥干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衰帝又益吏三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七優游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也

唐定俸祿之制以民地租充分官為九品而給米各有差凡京文武官每歲給祿以訂者總十五萬有奇而在外不與其俸錢則以公廨錢充攻之通典在京每歲亦十五萬是唐初俸祿久與米相等矣○

宋朝祿令定於嘉祐往往俸錢多於祿米

漢官不分流品

待詔辟除薦舉守試雜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強申屠以蹶張酈寬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為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階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武勇猛進者多除中郎將騎乘如公孫賀衛青霍去病也張湯以法律進則先以法官處之故張湯為內史丞相掾薦補侍御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效之故伯始以卒史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直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財也維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未免乎雜也終

漢之世清濁混叙上下無別以室者與領計書以醫術校書校閱尚書
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耶耽少孝廉為節也漢之取
人猶用鄉評武帝求賢良國人其推公孫洪以充賦萬石君以孝謹聞
郡國特以其子為即中令一往見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
此東海蕭生耶一薦嚴助則曰固已知其名至於酈食其家貧落薄縣
中謂之往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馬貧無節不為州里
所稱是故能自持於鄉里然後州縣援為幹佐皆吏能自立於州縣者
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選用也是以高
祖之初卿縣各置三老相即為善而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
於鄉舉里選之遺意乎漢之取人有出於任子者二千石九卿得蔭子
弟為即其為虎賁諸即者皆許父老而子代之或沒于刺守而名續昭
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袁盎亦以父任為
即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薦才遷優異始蒙選舉銓品高第然後出
補長丞異時遷擢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故之於吏貢禹以光祿
勳大夫二千石秩推有一子猶未得祿後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
其子為即梁洪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武
帝不與則漢之奏蔭雖有定制亦未始有當恩也漢之取人有出於雜
流者蕭何著試吏之法以六體書而諫最者為尚書御史書令史至於
大學選用文學掌政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以至二千石
屬者故兒寬以射策補為尉卒吏襲勝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
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
於登宰相東漢三公有長史有府掾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
此塗用則知漢之舊吏亦以功次遷而無所限格也漢世凡以才伎召
而未有正官者皆云侍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有待詔丞
相府者有待詔承明之庭者有待詔黃門者蓋其為制
初無定地而奉祿薄厚亦往往不齊待詔公車東方朔之類是也待詔
金馬門公孫弘之類是也待詔丞相府劉德是也待詔保宮周慶丁姓
是也待詔黃門李尋是也按尋之待詔也自

言過踰衆賢待詔金馬門久注玉堂之所則可見矣漢有辟除之制有尚書選部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皆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皆得以自除故曹吏掾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所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而辟鮑宣為西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禦為義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漢有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貫誼益州守舉王褒河南守舉終軍是郡薦士也大府舉張湯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不疑闔崇以執金吾薦龔勝王商以衛將軍薦鮑宣何其薦舉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賊不入已猶坐敗秩陳劇舉茂才不以實亦坐削户二百何武坐舉方正者槩辟失禮有司以為詭衆盈為而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漢世凡官吏有守試之法趙廣漢守京兆尹滿歲為眞尹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為眞韓延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眞張敞守太原滿歲為眞蓋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為眞食全俸也唐世除吏尚循此制裴度自司勳郎中知制誥為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其制曰臺即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員授又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為眞其所謂滿歲三歲雖若各有其別然大率皆漢制也故通典載正觀令曰散官以職官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官階相等無行無守高官兼攝下司者自漢世以來謂之領宣帝世張安世以車騎將軍元帝世蕭望之以前將軍成帝世王鳳以大將軍兼領尚書事是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縣丞管韶 同刊

後集

○官門

漢太初官名

武帝改易官制大抵倣秦公卿之職而成左右之勢庶先朝之舊典故百分職率皆爾圖者其弊一至于此

漢高帝紀綱大基庶事草創而丞相宗正二官之置率不過因秦舊名

歷憲歷文景帝雖號稱有更革然自天常建尉至于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聞焉其惟晁才雖畧大抵要在千古凡厥制作既已爭先履美於前代令主而官名之定至太初之元而又加詳焉故以郎中令為光祿勳以典客為大鴻臚以大農令為大司農以中尉為執金吾而列卿武官之名定焉以祠祀為廟祀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以

之家馬為捐馬以行人為行令而主之若工室為考工以左戈為飾飛以居室為保宮以其象居室為基以求巷為掖庭以東園主章為木工而少府將作大匠屬官之名定焉以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左馮翊以主爵都尉為右扶風以諸侯國之卿定焉至若置大卜於太常郎王之太僕為業而三輔之官與候國之卿定焉至若置大卜於太常郎軫於太僕別火於鴻臚建章營騎於光祿則帝之命名又皆有深意信乎足為一代之法程也初市在建元二年常省太尉之官明年置期門又明年後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部刺史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立名至是眾職也又宛為徵虢而易他官之弗雅馴者焉其後如司隸之直如羽林之史如直指之選曰搜粟曰屬國曰農曰奉車曰駙馬則以命都尉之官者也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曰護羌則以命校尉之官者也事有一官官有一名名有一義小大相因內外相維文武相資以濟登一時之治則帝之豐功偉烈挺然為主

制之右者其以此天

漢刺史

漢制十三部刺史按地理志云周改禹徐梁各於雍青分冀以為幽并武帝攘却胡越開地作境南至交趾北至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梁改京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以此攷之則是初置十三州刺史乃是禹貢九州之外加以幽并及交州朔方為十三也刺史之置在元封五年後十五年至征和四年始置司隸初猶未領郡也後始察三輔三河弘農近郡云然郡守秩二千石而部刺史止六百石成帝時何武翟方進言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成帝從之建哀帝時朱博請罷州牧置刺史未幾改為牧光武中興建武十八年復置刺史此刺史廢置之大畧也部刺史既專以賓察郡國為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以為薦達于朝章帝世馬嚴奏改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觀此則知漢刺史雖任以賓察而其防檢之法亦不為不備矣此刺史

舉之制也部刺史專以進退二千石長吏為職成帝故時朱博刺冀州行部吏民數百人咸道自言博使從事明刺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年石墨綬長吏使者行部還詣治所觀此則刺史所職特守令而已此其職之所止也世祖中興喜任明察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至是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之吏朱浮上疏言之此可見刺史劾奏之制也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殺最歲盡詣京師奏事王尊傳云琅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其路險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以誦論問其得失此皆述其行部之制也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翟方進刺朔方傳云所察應條輒舉冊三奏事遷為丞相谷永刺涼州傳云奏事京師云每奏事至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此皆其事也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謁蓋自是而絕

後漢云刺史歲京師奏事光武但因計吏不復奏事矣

此刺史奏事之制也遭世刺史專以六條察二千石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何武為揚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史必先露章服罪若為廢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鮑宣舉惜煩苛代二千石聽吏訟所繫過許條則數偏郡國侵預其事初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軍市之租盡許以給士卒其於恩賜閭里止令丞尉親行自致文紀元年而歲時遣表承相掾吏按行郡國每有調發則虎符參合以為驗文紀一年未聞遣使以生事者也武帝一切務興功利一介之使矯制州郡則發倉粟鼓鹽鐵誅渠帥以興繇役於是始遣命使以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於天子之使長安貫馬不具則當斬汲黯傳內史負租課殿則當免兒寬傳守計簿不上則賜書詰責甚者均輸鹽鐵等官分布措置漢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則州郡無一日之寧末年姦宄遂至於不可制蓋直詔之使誅斷斬伐而州郡無一切還州郡之權輕動有牽制而不得逞及沈命之法嚴州郡惟恐自累而得以宣帝懲武帝縱橫之弊一切還州郡之權而魏相時遭緣吏按事

國所奏者不過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閭殺橫道親遮不問蓋不肯以一毫事外之職而親郡國之權是以趙廣漢守京兆請食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張敞相膠東諸吏捕盜有功者一切比三輔尤冀稍張趙二事見帝雖意吏治其寵任守相者至此

黃霸治河南刑獨用寬和為名龔遂治勃海則得一切便宜從事且無拘於文法可以見假借諸郡國至此爾矣堂謂文帝在位未嘗遣使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勤農種桑則遣謁者（元狩三年）（秋遣）存問鰥寡則遣博士（元狩六年）（夏遣）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元始元年等五人）宣帝遣御史掾舉冤獄（五鳳四年）元帝以方田作時蒸庶失業則遣光祿大夫嘉等十一人（初元元年以郡國水災而不能以有振則遣光祿大夫嘉等十二人（成帝）旱（河平四年）或遣大中大夫存問耆老（陳咸始建國元年）或遣諫大夫舉三輔冤獄至食貨志則又有好農使蒲泥志則又有河堤使者皆隨事而置也非特此也漢郡國亦皆有他官按地理志京兆鴈門等郡則有鐵官渤海東萊等郡則有鹽官太原郡則有家馬官河內成都則有工官陳留

齊郡則有服官南郡有發弩官江夏有黃官廬江有樓船官九江有陂官有湖官千乘郡有均輸官丹陽郡有銅官一郡有橘官遼東郡有牧司苑官南海交趾郡有圃官蜀郡亦官此皆領於朝廷之官而布在郡國後志曰凡郡國出鹽多者置一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此皆漢制之可攷者也

漢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耄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怜憫焉其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元狩六年遣博士大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漢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得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元始二年遣使者振贍貧民世經者

元始三年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漢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存問鰥寡覽觀風俗

五鳳四年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掾三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漢元帝初元元年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漢成帝建始三年元元究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建昭四年閒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烝之失

業臨遣諫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

之失職之人

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傅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

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

葬令即收給槥櫝葬埋

陽朔二年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之

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元年方春生長特勿苛取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

河弘農冤獄

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

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貸禾入皆勿收

漢平帝元始元年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

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賞其直

漢守令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趙廣漢將兵

蠶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

將而征討矣朱博名見諸曹吏書在及縣大吏踐視其可用者盡斥罷

諸病吏薛宣移書屬郡黜陟置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

而又減省他用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治東海大豪而一郡莫敢犯禁

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京邑書曰

使治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胥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為渤海亦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固知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意蓋上有馭之之道也杜延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籍發則奮書詰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者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政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然[漢]自[武帝]以來凡輔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太中大夫及博士以上初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外任或治効昭著則入補九卿若治郡無狀則不復升矣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此亦良法也嚴助朱買臣亦以中大夫守會稽破東越有功乃召入為主爵都尉列為九卿兒寬以中大夫遷左內史議封禪稱意即為御史大夫公孫弘以博士一歲至左內史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蓋自侍從左右出補守相乃[漢]初之法[帝]用之甚彰明也[宣帝]頗留意守相申明[武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以丞相司直守平原不樂乃上疏以為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未而忘本此乃不知[漢]之典故而肯此論耳由是觀之內秩卑而出當外任無不效功而樂進若內秩崇而補出為左遷雖賢者亦不樂此若雖有侍從文學之才而不明於政事不得選用則老於郎中大夫之間而終不得越遷東方朔言[武帝]既招英俊程其才能用之如不及時國家多事自公孫洪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竟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恢諧而已枚皐傳言皐拜為郎嫌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傳得尊官蓋可見也[漢]制萬户以上為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為卑矣有丞尉以佐治又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故凡舉賢良孝廉茂才直言者皆得遷補焉其或郡縣吏勞績著光祿勳[光武]四行亦得為令議者以循吏傳不紀縣令往往以令為卑而不知

漢之待縣令顧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焦延壽以小黃令而擢秩蓋未始視令為卑森也至於境有盜賊不辜責之任而責之游徼朱博是也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拘於律王尊是也韓延壽為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皆卻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為煩擾朱博為琅琊太守不肯令掾行縣曰縣自有丞重府未嘗與也辟宜得吏民長老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為而不制於州郡故能不迫於勢不拘於職盡其已之所當為而聘其長才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漢初縣令長無長老舊聞者則宣而下始聞見之選補之初說者以為自卽以上至于中郎凡四等壽以小黃令故後漢猶言卽官出宰百里然詳而考之亦豈盡出於卽官也蓋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是也有自賢良舉者魏相貢禹是也有自方正舉者房鳳是也有自茂才舉者薛宣龔勝是也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是也有自能治劇而遷者陳遵尹賞是也有自郡吏積功而遷者朱博王訢是也則進之之路亦廣矣

以出於天子之命非州郡所能辟置故張敞補吏不功者數十人為縣令必上名尚書雖薛宣使晐令換縣亦必奏聞而後行事此其實也至於治迹著績超遷之賞亦稟故有遷郡守者王尊魏相是也有遷京輔都尉者劉輔是也有遷京輔都附趙廣漢王訢史者朱博是也有遷諫大夫者劉輔是也有遷御史中丞者薛宣是也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焦延壽是也然治漕運如卜式除盜賊如尹賞舉孝廉如薛宣皆魏相為茂陵計御史傳者至於斷頭權任亦可謂重矣然有謁郡守則步入府而謁吏謁迎天子之使者則負弩矢巾前驅翳輈察縣得以按劾記機見不免髡印甚者繡衣使者至欲斬王訢買馬不具至於斬長安令恩澤不降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稱疾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禹一受責卽免冠不得繆辱黃綬詔下始言守令矣

後漢矜重其權故明帝詔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縣丞管韶同校

官門

歷代守令

自秦廢封建之法罷侯置守漢興孝文始為銅馬竹使之符而景帝立未鑾兩輪之制凡以重郡國之任故有守令入為公卿出宰百里其有治理效著增秩賜金久任其任故終漢之世風流美績班班可考焉若黃霸以教化治潁川龔遂以敦厚變齊俗文翁以建立學校為蜀信臣以勸農而盜賊衰杜詩以誅暴清平而威名赫立以至任延學禮於九眞錫光變俗於交阯魏尚廉范之守雲中而匈奴逃遁蔡彰陳禪之守遼東而胡蠻服皆剌史郡守之得人者也至於萬石之令一邑之長皆有繡脩德則六位之陳寔教化則雍

五之劉矩卓茂之治密則人愛而不欺魯恭之治中年則化及而致異以至董宣之在洛陽劉昆之在江陵虞詡之在朝歌鍾離意之在臨丘此皆前世得人之盛而後世莫及焉及曹魏之世則杜畿之守河東鄭渾之為沛郡倉慈之抑權和蘇則之撫流裕至於為令則有若楊portion之宣奉科法焉晉室之興則魯芝之勉以黃覇胡威之傳父清德鄧攸開倉以賑貧曹摠縱囚而復會至於為令則有劉超之推誠於物焉宋氏之世間有其人王鎮之之不受蔣祿江秉之之不營田業杜惠慶之為政纖密則如治其家斯亦顯然而可道者也至於南齊則虞愿以清廉顯於晉安傳琰以奇績顯於山陰梁則庾蕃以潔白稱於會稽江仲寶范雲等以權變過於劉傳北魏則張應清白著稱鬻爰政績聲譽齊宋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境界豹以一并得茸泉為政所致降及于隋則有若梁彥光之守鄴郡而以儒學設風俗公孫景茂之治零陵而以秩俸買牛績辛公義則又有慈母之稱魏德深則有歸市之感漢唐之代多得其人韋仁壽之鎮撫南蠻賈駿順紹治東洛倪若水降儒於汴州薛大鼎興利於滄州田仁會之慕韋身致雨韋景駿以至孝感人擒盜輒捨則元德秀道不拾遺則張允濟與夫李朝隱之清正剛烈韋抗之不事威刑至於五代之際猶不乏人如郭延魯之守汾州而父子繼聲待令謙之治趙郡而號為政此亦一時稍蘇之吏也夫曰魏晉以降其間守令之賢雖隨世而有然終不及兩漢何哉文中子續詩至郡縣之政每傷焉曰其從也雖有善政未及行也蓋必有久任責成之意而後吏治可興也

漢元功侯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英傑之輔經營其始成始同其功安榮增其眷而收久遠其慶故大常之書司勳之二盟府之藏周家之制其有由來矣漢高帝龍興泗濱虎嘯豐谷一時之士咸願效其尺寸以輦著於竹帛始自未支之戚魚鱗雜襲填然來附五年而東克項羽越定功臣行封二年而剖符功臣參等皆為通侯蓋始有通侯之籍矣班氏作史本原其功以為八表之後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有封不之誓丹書之

信白馬之盟又有十八侯位次之作并述其後以功次定朝位表[illegible]
以來功臣因其元功之侯籍以昭之夫所謂十八侯者何也蓋嘗攷之
顏師古之注則以為蕭何也曹參也張敖也周勃也樊噲也酈商也娄
敬也夏侯嬰也灌嬰也傅寬也靳歙也王陵也陳武之與王吸也薛歐
之與周昌也丁復之與蠆達凡十八侯者此其功之尤著者也既定十
八侯之位合而言之則有四十三人前諸于籍而謂之元功其尤大者
若禹成功而升於帝若旦有勳而封於魯以及其次燮理陰陽若周勃位第
齊若商大烝而諮爾祖之與若君牙受任而美性勞之紀君之報於臣
臣之報於君歷萬世猶一日也自時厥後開顧藏覽籍宣帝以降中
興之祚四七佐命披籍咸在光武以傳再遵之業揆厥所由皆高皇發
之若乃蕭何位第一而居表之首十三曹參為次而居表之首周勃位第
四而居表之首蓋籍以功為序而表以封前後為序也陳平與張良
同為腹心平之位乃在四十七而良之位乃在六十二或者曰此良平
之智高其以功次定朝位之際自貶以悔其迹而非元功之本籍然跖
固作四水亭銘十八侯之次有良平紀通而無奚消臧辞丁復則知良
平之在侯籍本非下第也若張敖本無大功何以為蕭曹平勃之亞而
其班乃在三得非以其肺腑之恩乎若表之序侯者百四十三人而表
增十人去其外戚王子而猶為百四十有七人得非其或有所附益乎
亦不可不知也其後在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而列來者亦侯在
孝景時始開封賞之科而降者亦侯在武帝時興胡越之伐而將帥受
爵凡應本紹者亦封後世承平頗有勞臣故班固於高惠高后文功臣
表之後又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輯而序之以續元功之次又所以見
其君能繼高帝之志云

漢侯籍考末

高帝五年冬克項羽趣定功行封。六年十一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曹參等為通侯記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今謹按史記年表高祖功臣凡百四十三人班固表位次百三十有
七人加吕后外戚王子六人亦凡百四十三人而表尾定數乃曰百四

十七人加公戚王子凡百五十三人因之誤也或者傳寫之訛四十七人當作三十七當作四十二

封誓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臣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表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文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列侯畢又受封至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功最多且第一然上心欲何為第一鄂千秋曰蕭何當第一余次之乃令何第一

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傳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叹薛歐周昌丁復最多從第一至十八也

右見顏師古注

鄭侯蕭何第一

今謹按文穎曰鄭音賛臣瓚曰國在南陽師古曰或云何封沛酈鄉縣才何又非也按地理志南陽酈縣云侯國帝鄉縣不云侯國也孫氏曰有二縣音多亂蓋流沛者音嵯蘆南陽者音賛茂陵書何封國在

征呼賛今呼嵯嵯舊字作酈所由亂也

酇侯蕭何第二 留侯張良第三 絳侯周勃第四

舞陽侯樊噲第二

侯曹參第五 戶牖侯陳平第六

今謹按世家高帝封平為戶牖侯帝出平城南過曲逆乃旦平為曲逆侯是戶牖為始封而後封曲逆也今十八侯位次從平始封則位次作于圍平城之前也曲逆二字在漢書音義亡別音五臣注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從音遇不知何所據漢書高帝紀云又戰曲遇東蘇林曰曲音麴遇音顒師古曰麴丘羽反恐地名宜非其證也

綿宮侯張敖第七 曲陽侯鄧商第八 譙隘侯薄昭第九

汝陰侯夏侯嬰第十 陽陵侯傅寬第十一

襄蹏侯靳歙第十二 安國侯王陵第十三 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蓼津侯陳武第十五 曲成侯蠡達第十六 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信武侯靳歙第十二 安國侯王陵第十三 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蓼津侯陳武第十五 曲成侯蠡達第十六 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右見班固泗水亭銘

高后二年詔曰高皇帝臣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數差次列侯功臣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等言謹與諸侯臣勃曲陽侯臣商頡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制曰高后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表

呂氏曰自十九臣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善而晉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耶蓋平以知自將固不與功臣爭先若晉侯落然事外雖存曲逆之前亦所不願也

高帝素諒雅意在當時先後必畧有定次高后世特因其舊而詮品之耳

曾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後故也

高祖自云吾得天下論張良計謀其功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良之功也乃以嘗學此論何校其計謀如户數多少或以才德或以功勞亦一定也故補何位第一户唯八十張良一萬户而位過六十他皆類此師古曰史記百官表第七年丞相平言武信侯呂祿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

呂氏曰蓋高帝定十八侯位次何第一參第二敖第三今平盡定諸侯朝位蕭曹若死必遵遵以祿福其處耳

孔衍魏漢春秋曰漢高祖封許負為明懌亭侯表以為漢高祖時封者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不然

景帝子中山王勝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泳縣陸城亭侯劉備傳

漢麒麟功臣

宣帝甘露三年畫于殿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記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首博陸侯雖而不名次張安世次韓增次趙充國次魏相次丙吉次杜延年次劉德次梁丘賀次蕭望之

次蘇武著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
召虎仲山甫焉自黃霸于定國未邑張敞尹翁歸夏侯勝等皆以善終
著名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蘇武傳

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法其形貌署其名爵姓名

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
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
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次曰少府梁丘賀
次曰典屬國蘇武

又論

博陸侯躬稟衛誼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功德甚茂其冠群后宜冠
名

張安世宿衛忠正勤勞王家
趙充國料敵制勝奮威先零
丙吉寬厚不伐同心輔治
劉德宗室之良持節謹亭
蕭望之忠正不撓經術該明

蘇武執節忘身不辱國命

漢建武封功臣

漢光武以睿明英武之資龍飛白水洗滌氛穢復振炎統羣臣冀附爰
立儁功昆陽既旗尋邑分疆進按邯鄲北州頗定尤來大捨集穴蕩析
銅馬朱鮪先後乞降鍾雄斷廟讁冠執古昔而出奇畫策雚鋒鏖戰抑
謀臣猛將是賴厥既即祚高邑定都洛陽帝慊然不以為已功推勞于
下以建武二年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賞

古制盛意陰言曲示優渥乃命謂者畀以印綬乃頒制策備益示戒諱
爾侯庶傳爾子孫長為藩輔以固王室若鄧禹則自親功侯而更封新野蓋延則
後則自列侯而更封安平若景丹之於
好時王霸之於富陵任光之於阿陵李忠之於中水皆更封也若方脩
之於槐里劉植之於昌城朱祐之於堵陽杜茂之於若陘亦更封也其
定封爵恒馮異則有殊如陽夏之別其定封吳漢祭遵景丹則有廣平
潁陽櫟陽之號臣曰固始曰成安則以封李通臧宮曰昆陽曰伉父則以
封陳俊如隆慮曰舒邑曰武陽則以封宋弘賈復以冠軍益封而加
二縣陰識以陰鄉增封而遂蔚邑丁鴻以不求美縣而封定陵新安鄉
侯史牘所書煜耀鳥迹始興元功侯籍相為始終厥後東克青齊西定
隴右扇揚之區既平既一故建武之十三年班勞策勳更封增邑凡三
百六十五人又益盛矣高秩尊禮吏職不任特進朝請加于元勳優游
念洪流慶孚後計慮深遠何以尚茲至求平之世既想舊烈而繪象于
雲臺遠夫求初率遵盛軌而以紹封大功臣於無深諱皆建武之制歟

東漢表及本傳建武二年丁恭議封功臣
淮陵侯王霸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十三年增戶邑更向侯
阿陵侯任光建武二年更封阿陵邑萬戶
中水侯李忠建武二年更封中水邑三千戶
槐里侯萬脩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昌城侯劉植建武二年更封昌城侯
觀津侯劉喜建武二年更封觀津侯
浮陽侯劉欵建武二年更封浮陽侯
劉植傳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
城迎世祖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
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
軍封浮陽侯
櫟陽侯景丹建武二年更封櫟陽邑萬戶

傳建武二年定封母樊陽侯帝謂升曰今聞東故王國雖我縣不過樊萬户邑天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鄉爾

雍奴侯危恂建武二年平顏川封雍奴侯邑萬户

傳建武二年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户

安平侯孟延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十三年增封食邑萬户

陽夏侯馮異建武二年定封陽夏侯

廣平忠侯吳漢建武二年定封廣平食四縣

傳建武二年帝遣使者平璽書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平

凡四縣

萬侯朱祐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十三年增邑定封萬侯邑七千三

百户

高密元侯鄧禹建武二年春更改梁侯十三年定封高密食四縣

傳建武二年春遣使者定封禹為興侯

膠東剛侯賈復建武二年八月封三縣

傳建武二年益封朝陽二縣十三年定封膠東食三縣

祝阿侯陳俊建武二年更封新城侯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

參蘧鄉侯杜茂建武二年更封若陰侯十三年增邑更封參蘧鄉侯

潁陽成侯蔡遵建武二年春定封潁陽侯

傳建武二年春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

固始恭侯李通建武二年封

傳建武二年封固始侯

山桑節侯王常建武二年封

郟陵愍侯景建武二年封郟侯

成安侯銚期十三年增邑封鄧侯

好時愍侯耿弇建武二年封食邑二縣

傳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二縣十三年增邑

濮靖侯劉隆建武二年封亢父侯

傳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十三年增邑更封竟侯

昆陽威侯傳後建武二年封新安鄉侯
新息侯朱浮建武二年封舞陽侯
陵陽侯丁綝建武二年封定陵新安鄉侯
傳丁鴻父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乃封劾臣
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唯綝頓封本鄉或謂綝曰人也
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薦其子受封必求磽埆之
地今綝能薄切徵得鄉奪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
千戶後徙陵陽侯
宣平侯宋弘建武二年壬子封拘邑侯
傳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馬封拘邑侯

山林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官門

宮兵士風田賦刑法曆法

法久而必弊天下必然之勢也弊人作易論黃帝堯舜之治而乃歸之於通其變使民不倦夫當聖相承之日而聖通變之說乃或出於其間是豈所以為繼承之規者固不自古人憂治天下有繼承之規有因仍之弊故守繼承之規者固不有輕變之心矣因仍之弊者則不可無通變之道宮之日以死也安之日以衆也士風之日以浮薄也田賦之日以重也刑法或不能以勝人之情僞也曆法或不能以合乎天象也是皆治道之大綱國體之所重而人主實維持而運轉之其可坐視其弊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者乎

聖人於易丁寧其說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數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宮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漢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數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宮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漢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數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宮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

民年二十則傳于籍而歲及立秋則嚴矣法之隸制矣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內增七校外置機船城門則有矣六郡則有良家子隴西北地則有戍卒而調發之數及於七科謫故漢之矣日滋於弊詰丞相府書行義年詔下郡國薦賢良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上書自衒者日以千數而功令擇士顧乃誘以利祿士風烏得而如古十五稅一視古為輕租稅之減或及其半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假民之田者則有稻田使者掌其賦池苑之所田則有水衡都尉以掌其入田賦烏得而復古自三章而九章禁罔踈闊而民盡犯法不為不要矣及張湯趙禹之流更法定令奏報錄囚殆不可以數計見知故縱之法出而人始不得以文其生矣刑於是而又弊自顯帝至于太初以律令數而得九九之數不為不精矣及四分曆行而其名乃出於圖讖至於乾象曆雖鄭元以為精密而或者以為減斗分太過曆於是而又弊矣六曆之弊漢家皆不免而竟未有起而振之而使之無弊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漢也唐之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其實寺監上下相承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制宮非不善也至於後世舒封墨敕其溫為旨詰使之名紛然四出督賦稅則以租庸為之使急財用則以鹽鐵為之使故唐之官日趨於弊唐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數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宮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

季冬防團火隊等級相統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散歸農三代多不以時所謂侍官委假充役州縣非不善也至於後世當發更代多不以時所謂侍官委假充役州縣調發壯勇而富者以財免貧者錢雖老弱亦不得而逃故唐之兵日漸於弊由掌館者曰至從田鄉貢者曰貢舉至於制舉則天子自詔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明經者但記帖括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

通鑑史士風爲得而如古以口分世業授之田以租庸調制其賦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兩稅之法不定於六曆科率最多之歲而其後折納和市之法開至比六曆又再倍焉田賦安得而復古自武德之十二條而貞觀遂定之以律令格式雖日琢月削不為不審矣及周興來俊臣之徒日以嚴酷從事至其後如所謂開元格後勅者大抵繁冗亦與之弊乎自武德戊寅曆而至於大衍以觀象曆則無節章之法起數而本於天地之二中不為不精矣至元和則無節章之法而測驗不合遠罔崇元曆雖號善算而乃用簡捷超徑之術無復古法矣此豈非曆之弊乎夫以六者之弊唐皆不免未有能振而起之使之無弊者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得不復見於唐也○請以周明之周之成王亦繼承之主也當累聖相承之後方且定都中土以肇新其治以言其官則董正治官設官分職舉天下之事率屬於六百六十之中故官不冗而事以舉以言其兵則師旅伍旅兩定於司徒四時教戰掌之司馬故兵不冗而國以強於旌師書孝弟睦婣恤寡正書德行道藝於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舉賓興之典以作天下之士而士風日盛司徒掌任地之法載師掌近郊之賦而九賦九貢則冢宰又總統之以均天下之財而田賦日輕司寇有議親議故之法士師有五禁五戒之辨至於布憲以憲邦之刑禁宣布于四方則其於刑也何患乎畧憑相之辨四時之叙保章之志月星辰至於太史則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則其於曆也何患乎差舉是數者皆舉而更新之此所以能覩文王之景光揚武王之大烈也大抵繼成之治初非苟安於因循變通之義初非有矣於遵守自後世執繼承之說而不深明聖人變通之義此所以處天下之積弊而常患其多弊也是以為天下之弊不足慮也於繼成之初而一天下之積弊而更新之是乃聖治又新之日也王通氏曰通其變

無弊湯之盤銘曰日日新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監司

古者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冢宰施典于邦國則必首之以設其牧

職方氏邦國小大之相繼則必始之以王設其牧此即古之監司也迨
秦罷封建而置郡縣有御史以監諸郡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
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冤罪武帝始置十三部刺史秩六百石專以六
條察二千石郡守秩二千石而部刺史為之監臨秩不過六百石其秩
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
有言縣丞尉老令名詣郡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
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鮑宣舉指
頗奇代二千石掾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逼郡國侵預其事矣成帝
時何武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準乃更為州牧
秩眞二千石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漢光武復置十二州刺史其
一則屬于司隸校尉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事當先下三公三公遣
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重刺史之權故不復委三府按驗矣李膺為
青州刺史守令畏威賈琮有冀州刺史百城聞風振竦唐分為十道置
巡察使其後改為按察使姚崇在開元時云今擇十使猶慮未得人亦
可見其選選矣要譬初仁宗開天章閣俾二三元老條陳當世之務而
富公弼范仲淹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於是張溫之王素沈遵分道
按察黜陟幽明而政令一新范祖禹曰祖宗刻削藩鎮收御長鎖將之
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
悉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民自徙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
於天子

守令

古者分土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各治其國之民而縣
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自秦罷侯置守而守之名立漢萬
户以上為令而令之制詳文景之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
身率先居以薰平孝武時董仲舒兒寬公孫洪居官可紀孝宣其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常稱曰厲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政平訟理與哉其此者
其為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侯關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屬皆稱其位名信臣之守南陽杜邑之守渤海皆以治行第一稱魏相以茂陵令最而遷刺史龔遂延壽以小黃令最而被增秩西漢之守令何如哉光武以細書勝方國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杜詩之守南陽則有杜母之號郭牧之守潁川則有賢太守之名以至卓茂之為密令而教化盛行王渙之令洛陽而寬猛得宜東漢之守令何如哉唐太宗辈曰來濩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刺史於屏風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於是官得其人元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中書侍郎關擇掌任刺史者郎官關擇常任縣令者張九齡言於元宗亦曰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事是以賈順之在冀州鄭德之在瀛州薛文最之在滄州皆有治行故時號為河北三刺史賈竇之令武陽則政於愛利何易于之令饒陽則政尚清淨張允濟之令何如哉慶曆初天子銳意致治而富公弼范仲淹首以守宰不職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切改轉運之職正於開寶提點刑獄之司置於淳化至于嘉祐而轉運判之目復新治具增置按察使者彼皆使者也苟監司得其人則守令之不利其職無有也昔范公祖禹作唐鑑因就崇擇十使之事而有及於守宰監司之弊而其說曰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

冗官

周建六官屬各六十總之為三百六十焉其間如掌蓼之屬說者則以為必兼官無事則未必置也行司馬輿司馬之屬說者以為非專官臨事而後置也至於冢宰歲終之詔廢置又有所廢者焉司士之歲登賢其損益之數則又有所謂損者焉夫以三百六十之職以待天下之才而其中又為之省約如此則天下之官安得而冗漢初建官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史分刺郡國衛將軍也或至詔罷即問決獄或責之廷尉是以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歲漕關中粟以給中都官初未見其冗也自武帝以好大喜功之心承文景積累之餘故治財之官既有大司農矣而又有水衡都尉焉既有少府矣而郡國又置鹽鐵

之官焉治民之官既有衛尉矣而羽林期門復置焉既有中尉矣而
騎胡校尉復置焉京尉之外又有京師三十六獄則治獄之吏冗剌史
之外又有繡衣直指之使則分剌之官冗
員併縣置四百餘吏十置其二能禁錢而去水衡併七校而罷都尉三
十六苑止置一苑秩陽五營止存一營漢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唐
初太宗省內外官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故三
省而下繼以六部六部而次繼以九寺臺有御史而獨司糾察監有八
監而互以相繼是以唐世號為簡易之法官不冗而祿易給初未見其
冗也自中葉而後斜封墨敕之弊分散四出而車載斗量之譏日以滋
甚如以開元天寶之間享興家事於是糜然無度水陸則有使青苗則有
鹽鐵又置使為木炭則有使肅宗置使為度支既又使矣而括
使群牧置使而六僕之職冗尸曰置使而戶部之職冗李吉甫以為內
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於是減
省冗官凡八百矣李德裕之相武宗亦以為省官不如省吏於是請罷
郡縣吏凡三千餘員唐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歟以為近世以來
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其之君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
人

父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府六屬屬各六十天官之掌邦治地官之
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也宗伯之掌邦禮司馬之掌邦政而禮政不相
亂也司寇之掌邦刑司空之掌邦事而刑之施事又各有職也其掌之
也專其任之也久故三百六十之職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是以歲終
各正其治受其賞三歲則大計群吏之人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漢之
任官猶有古意吏若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
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
張釋之十年不更其任丁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外而郡守有治理效
則置書褒美增秩賜金不以任易有為京兆尹九年如張敞有為刺史
五年如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如黃霸此數人以治效可觀也晉宋以來

元嘉之政守宰以六期為任及後世乃有三年不滿之制而古意失矣

自唐以資格任人而士懷苟且之習州牧更易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則盡懷謹言之以亟去之官臨苟且之民則陳祥道實論之宋朝任官不肯輕易李漢超守關南則十七年鄭進在山西十二年北猶曰將帥之任用者然也文潞公亦十餘載不易故能精辨劉温叟之為御史中丞亦二十年而不改故以方正顯名以至陳恕之任三司使十七年陳堯佐之為太常丞亦十三年皆祖宗任用之賢術也昔司馬温公論至治之要亦以為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唐虞命官各守一職終身不易而荊國王文公亦謂方今用人今日使治財明日使典獄已而又使典禮夫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所為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

爵禄

周家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禄以馭其富田司士掌群臣之版而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卿大夫之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以定然後禄之以公侯伯子男則有九命五命之制內而公卿大夫則有八命四命之別是古人未嘗以妄授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遂亂戰國之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司禄之職遂闕今其遺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於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君十卿禄而至於下士在

益多而錢少貢禹為錢議大夫秩八百石帛俸錢月止九千二百盖寬饒羅為司隸校尉摩錢貝數千當時號為祿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貪鄙恥干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徐儒而諷上也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自是小吏稍優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二千石以下不改西京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未嘗減小吏之俸也唐之封爵凡有九等掌於司封自子男而上至于王給祿之制視其品數方正觀時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廨捉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養其廉也其後定制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至於月俸之制常衮嘗為裁限李泌又量其閑劇而請增之此唐之大畧也宋朝懲藩鎮之弊而封爵之制寄之虛名太祖始定添支之制太宗增實俸之給咸平定職田之制嘉祐定祿令之格元豐改官制以唐文階易省部寺監官歸磐本職號階官為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內外任使創憲銜晉勳十二轉此亦得古人制爵祿之意也

周之八柄有予以馭其幸詠以馭其過而內史詔王亦曰予曰奪司勳掌六鄉之賞地以等其功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而誅賞之此古人賞罰之大畧也春秋之時賞不明於上而夫子特以是而啓之春秋之譏戰國齊威王猶能用其權其烹阿也非惟及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封墨也非止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此其所以公也秦詠名而不責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見於公孫洪之策漢高祖亦以舊怨而封雍齒不以私恩而斬丁公此亦有公天下之意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鏞堯舜不能化天下然而趙盖韓遫之詠罰非所當罰王成而增戶口之賞賞非所當賞諸葛亮在蜀盡忠益時者雖離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罰此所以號為治國也唐太宗誅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鄭公而忘平日之讎裴敬彝賂公行雖故

舊亦行賞不論勤効季靖之過而乃錄其功而賞之故嘗謂秦玄暢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然以識言而誅李君羨以諺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不能盡出於公故魏證有曰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天子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者正謂是爾太祖創業之初王仁贍以下蜀而清謹廉潔遂蒙升擢錄之除未嘗輕以賞將帥而川班殿直妄訴邀賞則即日誅之

銓選

古者卿大夫舉賢能而官使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予奪而貳於中司士掌群臣之版戚登下其損益之數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太僕立功自高及文猶未離乎舊職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光武駁常侍曹為吏部曹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此光武之法也其後簡試之法壞而復變惟毛玠之典選其所進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於是而有名於山濤之典選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擬數人聖按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故於是而有名於晉後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而魏之失人自崔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分其二其擇人之法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行先之德均則以才才均則以勞其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自五品以上則不試于選自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聚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給事

中讀之資門待郎省之待中審之不審者則駁其非既審者則以聞自是而外又有所謂小選南選東選之名而所以擇之法則一也自裴行儉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升降之等而銓法始變張仁愿造姓歷改狀樣銓歷之式而銓法遂密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而銓法遂變姚崇宋璟惠斜封墨敕之濫也乃合三銓而通掌之於是有通銓之事宇文融患支部選舉之不公也欲精其選而分掌之於是有十銓之名其後楊國忠以右相而兼吏部悉喝注於都堂以誇神速而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法遂一旦而盡廢此法之所以壞也宋朝太祖文武常參官非有勞未嘗進秩考滿叙選之法稍不復舉是時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右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

諫諍

古者諫無常員知無不言故益廣官也而戒舜曰予有股肱耳目武臣三代之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太僕之命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師氏以微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司諫之放鄉里之治內史之詔王聽治皆諫官也秦人惡天下之議己思有以遏絶其路故置諫大夫之官而言路始狹漢高祖好謀能聽從諫如流酈生之諫輟哺聽之酈足之諫隨即聽納枚闓之諫笑以優容孝文止輦受言而即官得以進諫衣盎卻坐而宮闈亦不忘於納諫武帝聞汲黯戇直之言而不以為怒聞虎立上林之諫而不以為過徐樂嚴安以布衣而諫伐匈奴而不次除擢東方朔以恢諧而諷諫左右而未嘗譴斥然狄山以諫用兵而見棄顏異以腹誹而見誅則聽諫果何如耶唐太宗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而又導人使諫每群臣奏事則必假以辭色張元素之諫嘗繕則賞賞而加賜李大亮之諫求鷹則賜詔而褒美魏證之諫通西域則從之王珪溫彥博之諫青祖考恭則又從之然而皇甫德參之諫未免於譴怒褚遂良高麗之諫竟棄之而不納搖筆書空之意傳昏

小罪之事乃於末年見之德宗詔延英坐曰許百司長官延對若好諫者然姜公輔一言忤旨則反疑其賣已陸贄之忠誠論諫數十百篇而聽無之於患難已平之後故正元之十八年史臣書之於紀者曰罷正衙奏事而元積奏疏於元和之初亦曰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延對而諫路自是塞矣宋朝諫官以左右分隸兩省中書同為一區正欲於造命之地彌縫其闕雍熙中置左右司諫屢習中塗置諫官四員太宗時寇準奏事力爭手攬御衣欲決其事仁宗歐蔡余王論事無所避而俱賜章服

考課

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則又命於其屬入會乃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內宰則稽其功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雖賢事之微而賢師亦於歲終稽其賢事此各考於其所屬也上下遍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煩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邦國都鄙之治以詔王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致於一職之長既致於一職之官而後致於一官之長始盡致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各致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致於司會則精詳而備察而可以防其隱蔽也漢考課猶有古意郡守辟除守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決黜陟而丞相補益官長是令長之職後郡守自辟置也茂陵令蕭育為漆令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課最歲盡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嘗勉宣曰左馮翊宣效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效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正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效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

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然漢之課吏皆每事而效韓延壽為東郡決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也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課利以最此租稅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歲盡計縣户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於尚書課校其功則户口墾田錢穀各有課也雖然張湯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次列侯君相國領主郡國上計為計相其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曰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其繩責長吏而已務為數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在則郡國上計簿主於丞相而漢之責宰相以課吏不為嚴矣然而膠東僞增流民户口至以萬餘而宰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國界誤至減田四百頃而秉衡自領計簿不能正則漢之上計雖設發於簿書期會而未免於具文也

循吏

太史公循吏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懲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故所紀者如孫叔敖以楚民之不便於車轅變而為轅端莊不撓而楚俗好治車轅之巧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之接奪石奢之不敢廢法李離之不敢傳罪下吏止數人而已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而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致富饒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煩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興法度民用彫敝姦宄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獨有愷江東相董仲舒內史公孫洪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嘉之仲舒數謝病去決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元始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殫其職稱其能而後官之民蒙其利見其效是以吏安其官而樂其業數年之閒吏稱其職民安其政蓋興於本始地節之時焉

臺灣大學圖書館

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燕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敢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以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稀中興其於此

賈漢韓延壽尹公羽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洪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繇號死見奉祀此凜凜焉幾德遵君子之遺風矣以傳攷之如文翁之與學於蜀王成之有治聲於膠東黃霸之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知名朱邑之在桐鄉有遺愛於民龔遂之治渤海捕盜勸民農桑召信臣之為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此皆西漢之循吏也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疾病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二年與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輦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禦之官發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節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賛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遵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然

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譙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為切變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巴肅長荀淑韓韶陳寔鍾皓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敢玉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隗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遵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以史攷之衛颯守桂陽而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王景之修汴渠秦彭之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渙之令洛陽得寬猛之宜許荊守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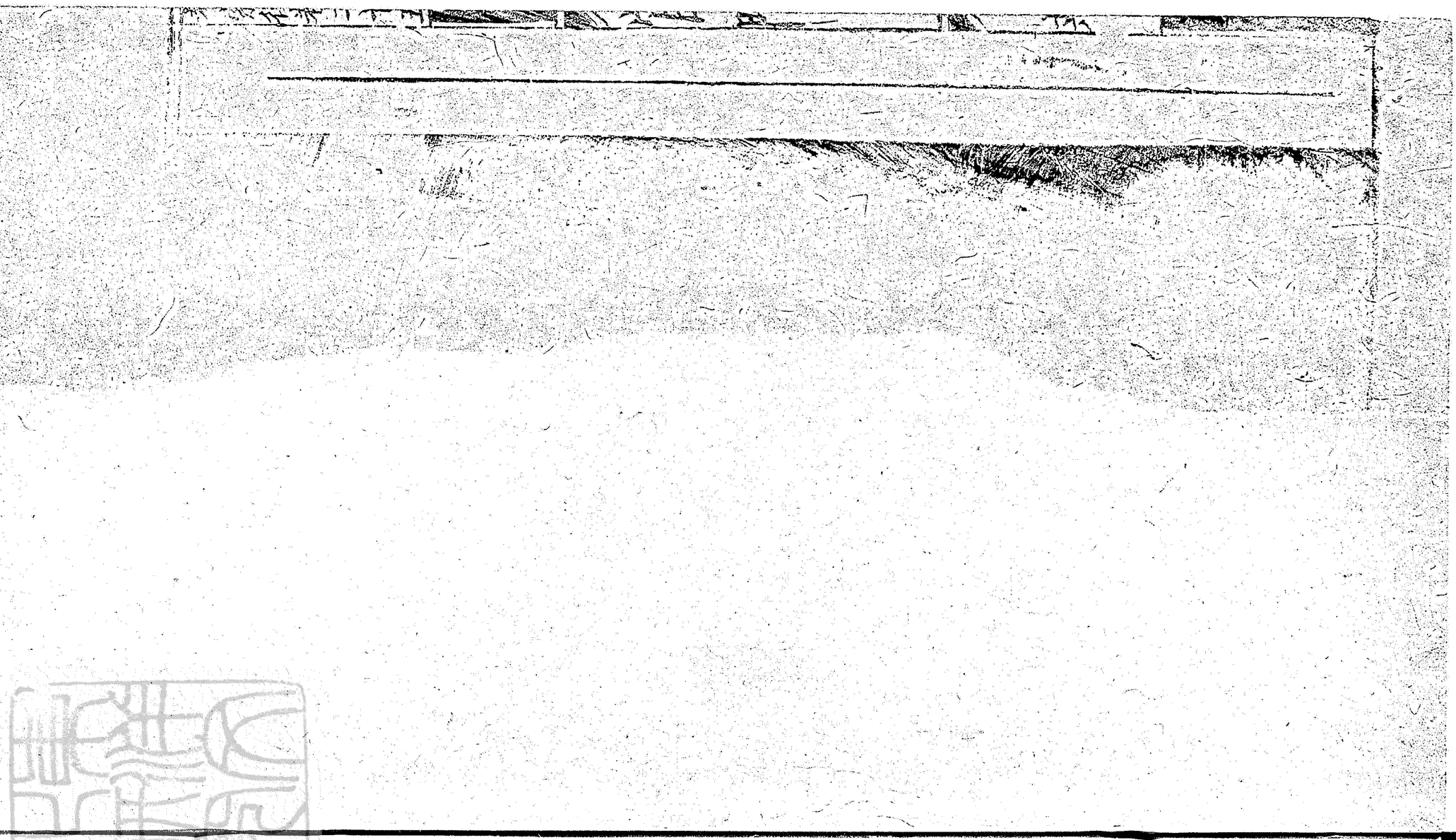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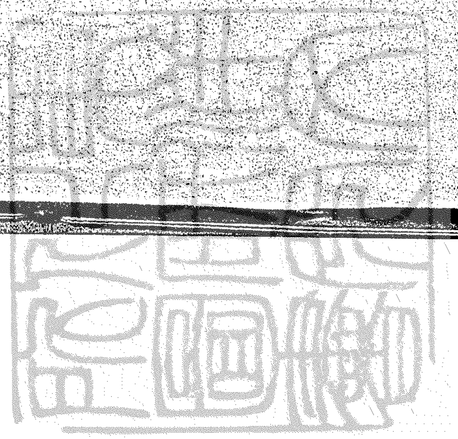
陽而便民知禮禁孟嘗辨上雲孝婦之冤第五琦之守張掖歲飢開倉而不待上報劉矩以禮遜化雍丘之民劉寵之令山陰特蹔一錢之受仇覽謂穉鷄之不如鸞鳳童恢之令不其而有吮虎之異此皆東漢之循吏也唐與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宄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與對之得才否就觀政之下方以擬發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問遺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用受元宗開元時襲詔三省侍郎缺擇堂住刺史者即宣政殿試之堂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敭歷而後致言長人不可輕授盈易是以校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與漢相將以史效之如韋仁壽高祖時之治越雋人人交悅陳君賓太宗在鄧加意勞徠而儲倉充羨為政之善卓卓可稱以至賈敦實太宗之政清靜為當棣碑韋丹之憲宗教民耕織提築打江在江西李惠登明皇之在隋州興利除害暗與古合政自清靜因敭闕戶口增盧明諫宣之政元和中自簡省張允濟正觀之初路不拾遺之政薛大鼎開元田淩無稼渠而有滂被之德韋京駿神道中有教導之勸何易于自挽舟而不肯幼民其令拙已也不奉植茶之詔而下戶賦役或以傭代輸如此者班班可見此皆循吏之可見者也然亦言循吏大抵稱太宗明皇之治效之於傳太宗之吏見名者不盈十而明皇則無有焉蓋新史循吏僅十五傳舊史良吏餘四十傳若倪若水之政尚清淨潘好禮之為政政在寬簡之人頌善政李清之稱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吏治也今於舊史有政而新史闕焉宋璟之在蠻易茅茨而使民棟宇之利蠻人於是有遺愛之頌則載於環之傳。初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九不歷都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前漢循吏稱守不稱令豈以其職為甚輕邪政之班史可稱紀者非一若趙廣漢之在陽翟治行天下第一王尊為虢令尊守槐里兼行美陽而以高第見擢朱博為櫟陽令徙

雲陽平陵三縣亦以高第獲遷是以循良之治有足觀者而史不載之猶史至於義繇之作縣少溫籍尹賞之三輔高第特其嚴毅之所致而非善治之可稱者乃備錄于酷吏以時見其美何也文帝時鄧縣皆循吏所以無循吏之名蓋曰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傳無可紀之功班固止附於賈誼篇首而已至宣帝乃有循吏可稱才說循吏必有酷吏匡列於其間西漢之有循吏范滂為明帝而作尹口有最則王成刑獄有最則張敞盜賊有最則尹翁歸租稅有最則兒寬漢初治三輔多取豪桀寬恕之人考百官表高惠文景之世皆無顯顯可稱道者武帝初年石慶鄭當時猶為之最及黯為右內史引大體不拘文法不以微罪殺無知之民兒寬為左內吏畢體下士務得人心與民相假貸及貢租課殿當免民輸租稅不絕課吏以最及武帝以後頗以刑法整齊臣下始引用義縱之徒相繼守三輔之俗悉化為鬼賊矣宣帝初年王成咸宣之徒使為左右內史於是謂郡牧守捕殺而好究姦不勝而縱衣之使始出沉命之法始行宣帝選用能吏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在膠東時勞來不怠戶口滋盛自張敞以治膠東名不過盡力撫拊令民傳相捕斬而已向時黃霸在河南處議常法而變吏民愛敬自嚴延年以治河南名不過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而已所謂良吏無顯可奇之功黃霸之在潁川及信臣杜詩之在南陽賈敦頤之於洛所謂勸農桑以養民者也文翁之於蜀衛颯之於桂陽卓茂之於密所謂興教化以厚民者也龔遂之於渤海鄭弘之於漁陽雲翊之於

薦舉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

郎中令皆自田農雜穀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如官出入內廷以慰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洪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時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漢]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詔賚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九齡之為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相不以故人之子舉而傷朝廷之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攀摯言之且欲請舉官長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官皆親閱班簿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人磨勘率一歲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仁宗]時尤以選人瞑官為重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寵籍之增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胡宿之子則抑之

[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平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臣會宗是公府薦士也畀勝之以直指薦焉不疑關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脏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為詭舉衆臣偽左選法嚴也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